生年譜

文丁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B
126
M36
1745
V.1

LIBRARY
JUL 28 1975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三

合刻延平四先生年譜序

自龜山先生受業於中原而程夫子有道南之目嗣後龜山爲東南之倡宗豫章延平爲見知之臯禹紫陽爲再代之日月人莫不曰此道南之言爲之延也

而余曰是非偶肰夫天道無私豈其靳道於人而授之必以其漸始於西北而繼及於東南固勢也理也中天以來堯爲允執之主而道盛於太行蒲版歷傳於夏殷而道行於河洛土中維

周之東至聖生於魯則道之遠
被無復阻於海隅子游所以倡
文學於吳會甌越八閩之地三
代以上帝王之德澤未加越千
百餘年而始挺生真儒遲之又
久天葢甚重之矣而地靈之孕

秀非無故也則屋斯地者遠宗洙泗近企高山心焉仰止何能已已予也生於言偃左右之鄉栖遲於劒水四覽之地每思四先生授受之精意私心景行無已顧欲集四先生之言爲一書

而非一時所可鳩功乃先輯四
先生之年譜爲一書庶來此地
者一展斯卷而知新安素臣上
褅尼山近宗伊洛其間歷三四
傳而幾幾難得其人此道之不
絕如線者非易易也則凡有志

於希聖希賢者即以此譜爲入
道之基可乎
旹
康熙丙午歲仲秋上浣之吉
晉陵後學毛念恃謹題

合刻四先生年譜序

綏麟之後孟氏出焉聖賢相續道脉以傳厥後千百餘歲翊道者寥寥其人而異端競起聖學之不絕如綫至龜山楊先生載道而南卓乎振萬古道統開一

時聾瞶而人始知去邪就正一
傳而羅豫章再傳而李延平三
傳而朱紫陽皆一堂授受親承
心學而能以道脈爲己任者也
所以六經之旨炳如日星輝煌
世教黼黻皇猷豈特澤被八閩

已哉予也生於西蜀之鄙景仰
道範已非一日迨丁酉春委質
入閩過敘水見四先生之祠歸
然偕靈光同不朽拜瞻其下竊
幸典型之不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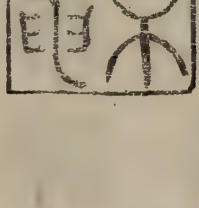
勑五毛社臺講學於三溪九峯

之間海內人士翕然從之是尤
得四先生授受之微者因手輯
四先生年譜以示後學讀之無
不對簡篇而起敬接淵源於同
堂則尼山道統伊洛學脉傳之
千百世如新而足以黼黻皇猷

輝煌世教者固皆四先生之力也而四先生翊道之功得以昭然於千百世者又皆我勅翁之力也余於簿書之暇拜讀譜牒敢謂仕優而學哉亦仰止之有同心云爾

旨

康熙丁未花朝臨邛蕭亮拜題



重刻四先生年譜序

古之人負文釆風流之望而其桑梓之居宦遊之歷即一邱一壑下及亭臺花木之細微雖人經千載蹟非舊然而後來者慨慕留連每踵事增華愛護培持

而不忍起況其爲仔肩道統者
乎溯自周衰道微天生夫子以
素王立教垂統萬世夫子既沒
降而戰國功利夸詐之習入人
深雖賢智之士鮮能自拔遂至
曲學爭鳴異端蜂起孟子繼前

聖而開來學辭而闢之豁如也
下及漢儒通經而不窮理支分
泒衍各自爲師故雖董子天人
韓子原道亦見其大而未析其
精迄於宋代篤産真儒程子遠
紹心傳講學伊洛一時學者慓

然向風惟龜山楊子獨得指歸
故於其别也忻然有道南之目
自是累一傳而為羅豫章再傳
而為李延平三傳而為朱考亭
浸昌浸熾遂集諸儒大成盖以
閩學源流一脉相嬗毫無岐派

其授受為獨眞也故天下學者如泰山北斗莫不仰闔中四先生至擬其里居為小鄒魯余自束髮從學即心焉嚮往之今幸承

命分符蒞土向之私心景仰者竟得

親至其地故於視事之二日即謁其祠瞻其像購求其遺書而延平先生後裔騰暉以四先生年譜進譜爲毛君勑五所輯余受而讀之其中遠稽近考不特於四先生行巳立朝大節槩見

一班且如聆其道脉相承一堂授受之所自觀感興起誠大有造於學人也余欲廣其傳而閱年既久板廢無存乾隆七載延平後裔李子騰暉欲重鋟行世囷囷於貲已丐前巡使姜弁言

而竟不果余聞而滋懼焉夫莫
為之後雖盛弗傳前人既殷勤
纂集於先而後来者一任毀棄
汨没而弗之繼使仔肩道統諸
大儒反不若文采風流之差動
慨慕而仰遺徽此固賢裔之大

不安而亦觀察斯土者之不得
辭也爰是正其訛錯鳩工授梓
庶適副平生景仰之懷而於毛
君勤懇表章之志其亦可以不
隳矣夫旹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仲冬上澣

分巡延建邵使者滏陽後學

張坦易菴氏謹題

文靖楊龜山先生年譜引

孔孟之道於今炳如日星矣其所以炳如日星者宋程朱諸先生爲之也程修道於北朱修道於南而使南北同風後先輝暎者則龜山先生一人之功也先

生之道豈一言可盡吾尤異先
生者先生二十四歲即登第而
潛心理學不急急於仕進則少
年爲學者舍先生其誰法與先
生既成名六年執弟子禮於潁
昌成名十三年再執弟子禮於

洛水富貴功名毫不介其意則
壯年爲學者舍先生其誰法與
先生七十歲猶由縣令權教授
事七十二方見天子論時事起
爲祭酒排安石之學遂不見容
於朝即奉身以退行年八十三

講道不輟以終其身則老而好學者舍先生其誰法與欲法先生須熟玩先生年譜方知先生之初勤終惕如是也士可以自勉矣余寓延津日久將合延平四先生之集爲道南錄而先生

年譜已失其板今先簡授之梓

欲求益者即此非小補云

旹

康熙二年癸卯歲仲春朔日晉

陵後學毛念恃勑五氏謹題

宋儒龜山楊先生年譜

晉陵後學毛念恃勅五訂　男雲礽章采章業仝校

潘陽後學張坦安士重梓　男玢校字

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時先生生于南劍西鏞州龍池團（鏞州即今將樂縣）

先生諱時。字中立。龜山其號也。楊氏之先。降于江水。邑于窮桑。故曰窮桑氏。徙于雲陽。又曰雲陽氏。遷于高陽。改曰高陽氏。其後世居于弘農。復號曰弘農楊氏。先生五世祖榮。字子江。登進士第。任南

劍之西鏞州司戶及解官居州之北郭外後遷蛟湖再遷池湖先生之祖明遷龍湖父殖母陳氏夢星而孕先是晉義熙中有長星墜地在縣北門忽成一穴占者謂五百年後當生大賢邑人因名其地曰德星坊至是先生應期以生故先正有詩云天地生儒自有真先年五百墜文星若非推步知端的孰識龜山是降靈可謂善言先生者矣

至和元年甲午

嘉祐元年丙申

五年庚子先生甫八歲穎異嘗屬文人稱曰神童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四年丁未先生十五歲潛心經史遊邵武學有聲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歲預鄉薦

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一歲禮部試下第補太學生歸

鄉講學于鏞州含雲寺

是年有感懷詩曰蝶夢輕揚一室空夢回誰識此

心同窓前月冷松陰碎一枕溪聲半夜風

七年甲寅先生二十二歲仍講學于含雲寺作禮記
解義
八年乙卯先生二十三歲預太學薦
九年丙辰先生二十四歲登狀元徐鐸榜進士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五歲授汀州司戸叅軍以疾不
子解
元豐元年戊午先生二十六歲居鄉
二年己未先生二十七歲居鄉
三年庚申先生二十八歲赴調

先生已成進士六年肯爲人弟于人所不能

是年有別西齋諸友及離家作別詩。
四年。辛酉。先生二十九歲。授徐州司法。以師。禮見。明
道。程。先生。于。潁。昌。
時河南明道先生顥。與弟伊川先生皆講孔孟絕
學于河洛先生自京師至潁。以書請見。曰某鄙朴
無知。不量力之不足。竊慕古人之學。誦其詩論其
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陋見未
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
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

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子此時無私習之蔽故耳。周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于當時。而從之遊者。若參之魯。柴之愚。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小補哉。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智之士。間有一節一藝可稱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

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

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比以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已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也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時明道之門皆西北士最後先生與建安游定夫酢往從學焉於言無所不說明道甚喜每言楊君最會得容易

獨以大賓敬先生後辭歸明道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謝顯道亦在門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嘗言楊君聰明元符間伊川先生歸自毗陵見學人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不變因歎曰學者多流於夷狄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五年壬戌先生三十歲居鄉 二月十二日巳時長子迪生

是年有寄明道先生聞春秋書有歲暮書事詩

六年癸亥先生三十一歲赴徐州司法任

有與明道先生子二十三郎書。有與明道論春秋書。與林志寧書。八月。校所著莊子解。

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二歲。官徐州。

八年。乙丑。先生三十三歲。官徐州。三月十八日子時。次子迪生。六月晦日。聞明道先生之訃。設位慟哭于寢門。作哀詞。

一詞云。予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眞之純美兮。肆全體而分封。駕異端而並逐兮。騁交轂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眞遺。卓彼

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鋤榛蕀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履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鈎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啣勒而弗屬兮。向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予敢知。蓄溟渤而載華嶽兮。曾涓塵之弗施。嗟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著茲。通闔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幹天樞而自爾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于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天何傷。想德音之未遠

兮儼若在旁固誠之不可掩兮何存何亡日月逝
兮形魄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七月以繼母
喪解官居制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先生三十四歲在制

有與吳國華書論王氏之學吳復書先生再貽書
與之曰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
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
以爲聖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
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

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人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顧理義。而立黨尙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謂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

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某以爲聖賢之用心。殆不如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爲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槩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矣。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說。此

為大戾。夫知道者果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捨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則作詩以獎勸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乃不審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群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

異端以從夷狄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勢利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也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五歲 十月從吉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六歲赴調虔州司法 秋七月還自京師作求仁齋記

其略曰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

提解

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未之常言也。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四年。已巳。先生三十七歲。赴虔州任。

先生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能决者。

皆立斷惟允。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屈。是年有作鄒
堯叟哀詞。有送虔守楚大夫詩。有謝太守啓。有感
懷寄鄉友詩。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八歲。官虔州。 十月。戊子。先生
父殖卒。解官居制。
有代太守賀蘓左丞啓。代賀正表。賀坤成節表。代
運使賀收河湟表。代太守薦楊行先表。

六年。辛未。先生三十九歲。在制。作父殖行述。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歲。在制。夏四月。作楊道君洞記。

先生已成進士十三年師明道又師伊川更人所難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一歲正月從吉赴調　四月至京用舉者遷瀛州防禦推官復授知潭州瀏陽縣事

五月以師禮見伊川程先生于洛

先生出京遂西往見伊川先生伊川寓長壽寺拜表院先生見之留側者凡十日時御史游公酢知河清縣先生欲自洛往見之伊川謂先生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遂往謁游公復同游公自河清返洛再見伊川于拜表院又

眞師友、追美杏壇

五日而後去。先生初與游公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公侍立。既覺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晩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尺餘。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四十二歲。赴瀏陽任。時章惇拜相。游公定夫。守太學博士。先生貽書與之曰。京師非養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又有歸雁感事二詩寄定夫。定夫得書。即乞出爲齊州僉判。是年有與順昌令俞仲寛書。有寄仲寛之子彥修論學書。上毛

憲書論三代以來風聲氣習興衰治亂與夫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又有寄翁好德書其略曰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節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亦同歸於仁而已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

得力語

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在彼。雖孔子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其去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黙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又有過豐城詩及宜春溪上春波亭上宜春道上三詩。

意在躬行

二年乙亥。先生四十三歲。官瀏陽。
有上程漕書。上提舉議差役僱錢書。寄湘鄉令張
世賢詩。縣齋書事詩。假山詩。蔡安禮以宏詞見勉。
先生寄詩。有吏部文章世所珍。空慙無補費精神。
之句。和潭倅張朝請行縣書事詩。又用前韻和早
梅花詩。檢田詩。又有龍圖謝公孝思堂記。
三年丙子。先生四十四歲。官瀏陽。五月十八日戊
時。三子適生。
是歲有與伊川先生論西銘書。其略曰。西銘之書。

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于橫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伊川答以理一分殊之說。先生又與以書。其略曰。前論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于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

羽翼西銘有功張子不小

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疏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

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而無惑也又寄伊川先生所著史論是年於縣圃作飛鴻亭又即縣宇西北塘之隅創閣名曰歸鴻蓋取昔人目送歸鴻之義有石刻圖記又有

瀏陽五詠。幷荷花詩。縣齋書事詩。寄湘鄉令張世賢詩。及偶成詩。

四年。丁丑。先生四十五歲。寓瀏陽。

在任遇滿。值穀價湧貴。自備金馳書于州牧。乞米三千石。賑濟饑民。民賴以全活者。什之二三。張公舜民帥潭。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時胡師文爲湖南漕。與張公不協。惡先生與張善。欲擠陷之百端。卒無所得。乃對移常寧令。未行間。偶歲大旱。方賑濟。乃劾以不催積欠。先生已替罷。坐

且拘留令催足。近一年。乃得解。張公奏雪。改作差替。或以書唁先生。先生荅曰。部使者以財賦爲急。縣令以字民爲寛。各行其職爾。無足憾者。有寄長沙簿孫濬昭詩。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四十六歲。歸自瀏陽。　正月十八日辰時長子迪生孫雲。　七月。著周易解義。　八月。啓行如京師。　九月。過建陽遊武夷山。是月十六日午刻。到山前。買舟遊山至雞窠巖而還。有遊武夷詩。是夜宿山前。　十月十五日自錢

塘。附詹司業安世船入京。
有謝詹司業送酒詩。作蔡奉議墓誌銘。
二年。己卯。先生四十七歲。授無爲軍判官。九月。至
南京。十一日至汴。見張芸叟。二十二日至楚州。謁
徐仲車先生。十月初三日。至蘇州。謁李思和。初
八日。至杭州。謁府公豐相之。十八日。至桐廬。登桐
君山。十一月十七日到家。
是年有出京詩。汴上詩。陳留書。到泗上三詩。過金
山。湘君祠。過錢塘江迎潮。桉山候潮。晚泊圖頭江

上。登桐君山。過七里灘。嚴陵釣臺。夜雨。吉溪早起。漢坂舟行諸詩。先生向自長沙還。蒔植蘭菊竹於東西軒。迫調官京師。逾年而歸。蘭菊多衰悴。因感而賦詩者一十七首。

三年。庚辰。先生四十八歲。居鄉。講學于含雲寺。作勉學歌。示諸生。

歌云。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躍躍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媢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蹠善利間。

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
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井糟糠所逢義
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歿簡編有遺芳希顏
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徊徨驅
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
出入方寸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走名利
塲挾策博塞游興趣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
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寶在高深不憚
勤梯航茲茲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

得舍卽怠。鷄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
勿謂予言狂。　四月十五日酉時。四子適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四十九歲。漕檄差權
建州建陽縣丞。尋以薦。除荊州府學敎授。
時張公舜民。入長諫垣。薦先生爲敎官。除荊州府
學敎授。已而張帥定武。復辟先生爲定州敎官。舉
詞有云。非惟使定武學者有所矜式。而臣衰老欲
親賢德。有所規誨。張公繼出。辟書不行。　三月。沙
陽陳公淵投書問學。

淵乃忠肅公瑩中之姪。先生愛其識性明敏。遂妻以女。

冬。先生還自建陽。

是年有與鄒志完書。略曰。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逆意而取悅。未有奸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宜廸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爲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

崇寧元年。壬午。先生五十歲赴荊州教授任。 閏六月作伯母俞氏墓誌銘。及居士余君墓表。 九月啓行。入鄱陽湖。

有觀打魚詩。南康值雨。江上夜行。過漢江。諸詩

十二月。到任。

有過石首謁縣官回詩。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一歲。官荊州作書序。作孟子序。

是年。胡文定公時爲國學官。先生有荅公問學書。

其略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

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惡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耶。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尹也所謂知道者也。又有向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江陵令張景常藏書。荆州書懷。

直舍閑書諸詩。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二歲。官荊州。

又荅文定胡公問學書。略曰。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欣慰欣慰。某竊謂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顏淵。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修身慎行者。無遺力矣。持之奈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枉其末流焉。雖日省之。遇事輒發矣。不可不知也。其荅陳瑩中書略曰。辱示華嚴大旨。辭義

精奧。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刳心刖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狹。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然某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其爲人也。原其心。葢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橫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而孟子力攻之。至此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葢君子所以施諸身措諸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

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過門不入弟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不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戸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禹稷顏淵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之樣轍章章明矣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勝其任者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戸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

様轍而已。是年。有府學策問。及送胡康侯使湖南詩。渚宮觀梅。寄康侯詩。向和卿詩。荆州作詩直舍。大風書事詩。天寧節詩。　五月初四日。長子迥卒。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三歲。官荆州。　七月。如武昌考試。　十一月。磨勘轉宣德郎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四歲。奉敕差充對讀官。有聲。轉授餘杭縣知縣

大觀元年丁亥。先生五十五歲。任餘杭縣事。

先生爲政簡易。不事煩苛。遠近悅服。　七月初五

日酉時。五子造生。

二年。戊子。先生五十六歲。官餘杭。差出越州考試。回縣遷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　三月。以八寶恩轉奉議郎。

三年。己丑。先生五十七歲。赴南京敦宗院任。　三月。到南京交割。　四月。講書

四年。庚寅。先生五十八歲。官南京敦宗院。　三月。磨勘朝旨轉承議郎。　四月。授越州蕭山縣知縣。

政和元年。辛卯。

二年。壬辰。先生六十歲。四月。赴蕭山任。

先生爲政。以親民爲大務。不事煩苛。臨事剸裁。未嘗見于顏色。邑有湘湖。久湮塞。先生出金。勸民浚治。溉田數千頃。先是連年苦旱。是歲大熟。邑民感德。爲先生立楊長官祠。

豫章羅先生仲素。自延平徒步來學。

同郡羅從彥。字仲素。聞先生得河南程氏之傳。慨然慕之。遂徒步往從學焉。先生朗語以心法之秘。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

眞師友

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自是四方尊重先生道學日彰

三年癸巳先生六十一歲官蕭山冬補滿前任

四年甲午先生六十二歲　四月磨勘轉朝奉郎六月恩差提點均州明道觀　十一月由餘杭縣敕從居毗陵在餘杭著中庸解義在毗陵作中庸序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是年又有荅邵康節論先天圖易學等書問鄒侍

郎朝廷時事何如書。題蕭山蕭欲仁大學篇後過
吳江。有跋賀方回鑑湖集。作蹔息菴記。并詩
五年乙未。先生六十三歲。任明道觀。寓毘陵。 三月
初八日未時。孫雲。生曾孫禮。
七年丁酉。先生六十五歲。任明道觀。寓毘陵。改除提
點成都府國寧觀。
重和元年戊戌。先生六十六歲。任國寧觀。寓毘陵。
六月。磨勘。轉朝散郎。
宣和元年已亥。

四年壬寅先生七十歲任國寧觀寓毘陵轉婺州權教授繼權通判

先是先生以奉祠滿任再除宮觀繼以例罷貧不能赴調是年　四月除監常州市易務而先生初不知也命下先生自以常著論言市易之非豈可躬自為之欲還闕而未能

五年癸卯先生七十一歲還毘陵　四月磨勘轉朝請郎還市易闕不赴會有使高麗者國王獨存問先生皆召先生赴都堂審察先生以疾辭

是歲欽差給事中路允廸。中書舍人傅墨卿。使封
高麗國王。王問曰。龜山先生今何在。二人對曰。見
召赴闕。使臣回。具以奏聞。乃有是命。
六年。甲辰。先生七十二歲。寓毘陵。 冬十月。御筆以
秘書郎召先生。仍令上殿。
三韓使人將至。傅墨卿慮前言之不信也。遂力薦
先生于朝。故特召焉。
七年。乙巳。先生七十三歲。由秘書郎遷著作郎。 三
月。有與執政論事劄子

先生知世必有變。因上劄子大略。其一。謂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稅。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爲盜乎。宜從前詔。一切放免。其二。謂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密。宜少寬之。其三。謂均敷鹽鈔。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其四。謂今欲復轉搬。而糴本取之諸路。諸路漕計不足。則取於民而已。宜遵舊制。捐數百萬緡。以爲糴本。其五。謂浙江預買錢不時得。郡縣蓋有自取之者。又有非

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值其六謂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錢爲銅以輸官宜下諸路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其七謂燕雲之師宜遏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又聞燕地多閑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如陝西例蠲其租賦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其八謂聞山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山東之兵無所統制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爲謀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其九乞令兩制而上

各舉所知。堪爲將帥者。其十謂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天子爪牙。不宜有間。若名號旣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旣異。則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　七月。十二日。上殿。進劄子三道。尋除邇英殿說書。

劄子。大要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與夫安民之道。要在知人。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損益之。徽宗首肯之曰。卿所陳。皆堯舜之道。宜在經筵朝夕輔朕。即除邇英殿說

書。八月。賜祭品譜牒金盆花。十二月。復與執
政劄子。
先生聞金人入寇。復與執政劄子。其略曰。今日事
勢。如積薪已燃。當自奮勵。進賢退奸。以竦動觀聽。
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
其義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不振。使
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
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

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城掠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又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啣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煑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權貨所入。歲以千萬

裴李二公俱得大體

計諸路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
得則歲用安得不窘耶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相
因以爲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
今河北山東之民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
所仰者東南而已二浙災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
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爲鑒昔唐方用兵
之時裴度復相則先開諷禁以延見士大夫爲急
故能有成功自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得休沐
或繼以火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邊書警奏皆從

容裁決。幸午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獨智自運。恝然不以軍務為念哉。蓋鎮安人心。不可不如是耳。此皆前事可法也。今有警。則修城池。試挂搭。得無動搖人心乎。兼燕人之在中都者。塡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夷夏有異。而念墳墓懷閭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奸細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搖。則禍有不可測者矣。昔唐太宗寘降虜於內地。仍擇酋長備宮京師。正與今日之事類。不數年。卒為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已事之明驗。不可

不墜也。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先生七十四歲。任著作郎。兼侍經筵。正月上殿。進劄子。

是月二十一日。奏乞上殿。敷奏。當日得旨。令二十二日上殿。以蕃使對。展二十三日上殿。進言。臣竊見虜人駐兵城外。需求無厭。遲回不去。戎狄豺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允當嚴爲之備。如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

語語痛切精至

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恐
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
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
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
免敗衂。不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
諸路之未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
後矣。援兵稍集。則軍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
氣自懾矣。臣竊謂軍無紀律。士不用命。雖有百萬
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爲三路統帥。虜人侵疆棄

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矣。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大河天險也。棄而不守。使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矣。釋而不誅。則將士不可復用也。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人。士氣始振。此前事可鑒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已。虜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此斥堠不明。帥臣失職。無甚于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

賚尤無理也。有罪不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窘覘國。則勝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賞。有罪必誅。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爲大臣所誤。凡蠹國害民之政。輕費妄用。裁革殆盡。痛自引咎。至托以倦勤遜位。其克已內訟。可謂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敘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況當此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

也。以今日之事觀之虜兵在境上。貽陛下宵旰之憂、竭府庫。疲民力、甘心臣虜。城下之恥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責也。乃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無一人爲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遁矣。獨陛下與后妃皇子留居宮中。平時以高爵厚祿尊養于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爲身謀。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横流也。雖祖宗以來。未嘗戮一大臣。此陛下之家法所當守。然亦宜稍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竊

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肝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以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爲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握兵。爲國生事。二十餘年。朝廷不聞。中外各竭其力。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至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

軍之轍。不可復蹈也。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先生具疏辭免。不允。十三日。

上殿復進劄子。

言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際。宰相尤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非得真賢。不足勝任。惟陛下留意焉。

虜退。先生上殿。極言和議之非。請命將出師。并召用种師中劉光世間方略。

時虜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先生

上殿。極言不可其略曰。臣竊惟河朔爲朝廷重地。三鎭又爲河朔之要籓。自周世宗迄于藝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艱難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以爲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其人。艨艟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賂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紓目前之急也。河朔郡縣。爪牙相錯。今以三鎭二十州地與之。貫吾腹中。則一方邊鎭。裂而爲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纔

藩籬之固虜騎長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以爲經遠之計則未也傳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朝廷寧忍坐視而不爲之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衆兵躡其後使之背腹受敵宜若可爲也种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陛下召至榻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得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欲專守和議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

彼不爲無辭矣。當是時金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願陛下留神而審處之。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又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比聞金人駐兵磁相。破太名。長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

及河而返令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可也虜騎去京圍閉太原數月而姚古擁兵逗遛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援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時李綱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清太學因召對先生言書生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

先生兼任國子祭酒極詆王安石學術不宜配享
旣任國子因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
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莫知其所本也蓋京
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聲利故推尊
安石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
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
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
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
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

此一退先生之福

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業。以取科第且經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先生目爲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先生。乃罷祭酒因乞罷諫職。

詔改給事中。先生力辭。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先生又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先生陛辭。仍上書乞爲戰守之備。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先生七十五歲。
論茶鹽二法爲害。請除之。聞金人有割地之謀。遂
上疏。力陳其不可。帝覽其言而壯之。
二年。戊申。先生七十六歲。旨召先生除工部侍郎。先
生力辭。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賜對
衣金帶紫金魚袋。先生上表謝辭。冬十一月先生
還南劍之鏞州。
有旨。令先生乘騎赴用。先生具辭乞致仕。高宗曰。
卿雖年老。精力未衰。才高德厚。計智明辯。謀爲有

先生加惠梓里亦出至義

聲朕不允其退又具辭遂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
杭州洞霄宮賜對衣金帶紫金魚袋先生上表謝
辭又賜官絹三百疋白銀三百兩以養餘年先生
辭惟懇乞恩惠於八閩山無米地無租聖旨即準
永爲優免至今閩人思之先生自維揚還南劔之
鏞州

三年己酉先生七十七歲還龜山之故居
是年作樞密曹公墓誌祭陳立道文

四年庚戌先生七十八歲居鄉上章告老准告轉朝

請大夫。仍龍圖閣直學士。賜紫金魚袋。致仕。

有謝轉官致仕表。作沙縣諫議陳公祠堂記。有與

李泰發書。

紹興元年。辛亥。先生七十九歲居鄉

有跋了翁書。溫公解禪偈。跋文富二公帖。跋道卿

先生帖。贈程舍人迎侍入閩詩。

二年。壬子先生八十歲。居鄉。

是年胡文定與宰相薦先生。書其略曰。龍圖閣直

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淸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

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盛德。宜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有答張子韶謝登第書。答胡給事問政事先後緩急書。忠毅尚公墓誌銘。跋諸公與徐仲車先生書簡送嚴尉詩。

三年癸丑。先生八十一歲。居鄉。作三經義辨。日錄辨。字說成。

胡文定借先生所著書及質正春秋傳義文定避地豐城遣价致書于先生先生復書曰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故未敢輕議其說家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奧閫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迭尚循環無端

不可增損也。素以亥爲正。失其指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日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旋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周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異矣。周十月。乃

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
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
此。今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胡文定繼以書來布未悉之義。先生又荅曰。秦人
以建亥爲正。失夏商周三統之旨明甚。引其事者
非取之也。姑借古史記事之例以註四時之不可
易耳。以亥爲正。而書冬十月。是時之不易也。以丑
爲正。而書十有二月。是月之不易也。周人以建子
爲正。而書春。此行夏時之義。孔子任文王之文。以

天自處而以夏時冠月居周之世爲魯之臣而以周正紀事其指微矣其義精矣竊以爲春秋改正朔之意無疑也鄙見如此有不中理更希發明以解蒙陋幸甚幸甚胡文定又貽書囑編集二程先生語錄先生復書略曰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亡收拾未聚若尋訪得五六亦便下手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脫稿卽附去以求參訂也又一幅曰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說取怨於其徒多矣此三經義辨皆不得已

也。如日錄字說。亦少有論著。然此事不易爲。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巳成書。更俟審詳脫藁繕寫附去也。

尙書廖公剛來問學。

廖公質先生以治心修身之術。先生以舜蹠一意。使剛求之。剛退。謂門人曰。此亦易曉耳。先生乃以此爲問何也。門人曰。何不以子意之所解者爲先生言之。剛卽入求見先生。曰子何來之數也。曰適先生所問。剛巳得之矣。先生喜曰。子何其敏也。盍

微言王介甫只是認差利字

爲我言之。剛曰。自早至暮孜孜爲美事者舜之徒也。自早至暮。孜孜爲不美事者。蹠之徒也。先生曰。子其詳之。不可忽也。吾恐子誤以利作善會耳其謹思之。

冬十月建安章才邵來問學。

按才邵。瀏陽石刻所載云。初謁先生于龜山之故居。先生年八十一矣。著帽衣袍而出。神清氣和。望之。固知其爲仁厚君子也。才邵因投贄求教。且請納拜。講師弟子禮。先生辭。力請方允。既而叩之曰。

才邵晚進小生久仰大名今此爲道而來敢問孔
孟之所傳學者之所當學先生誨以熟讀論語講
益曰將論仁處子細玩味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
勿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皆須躬
行之邵又曰斯卽謂之仁乎先生曰此乃求仁之
方仁則未易言也邵退而憩龜山僧舍見牕壁間
多題卦名及訓釋爻象詢之僧云先生與其壻陳
公茂與寓此講易時所題也留三宿凡四見而歸
臨別先生謂才邵曰僕老矣待盡山林子方青春

南非靡定恐不復見願力學自愛才邵愀然爲之
動心對曰荷先生至誠發藥罔敢棄墜既歸再越
月馳書候先生安否且聞先生云子在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而河南先生謂恐是音字訛而爲三
月文謂小人之中庸脫一反字不知果可增改否
先生書荅曰承質所疑益河南之意以謂聖人胸
中無留物不應忘味至於三月故疑音字之訛古
今文書訛舛非一如韓文舊本曰日我其間今本
曰吟哦尚書監本曰對天子休命今本曰之休命

但於理無礙皆可不必拘泥也。章公紹興中爲瀏陽縣令。距先生時六十六年矣。縣遭兵火。遺跡靡存。先生昔所作歸鴻閣。亦已頹廢。惟石刻尚在。章公就廢址。復創小閣。繪先生之像于其上。因取胡文定公所作墓誌銘。撮其事之大者。刻于石。併其昔日所聞于先生者附焉。

四年。甲寅。先生八十二歲。居鄉。

胡文定公自衡陽。寄到伊川語錄。寫本二冊。先生荅書略曰。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

其責也蒙寄示二冊尤荷留神然茲事體重大雖
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
爲著論以明王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廷去其王
爵罷其配享後生晚學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
一事書成未脫稿俟欵曲當錄以納去取正左右
庶可傳遠也他日又復書其略曰語錄子才所寄
巳到方編集諸公所錄以類相從異同當一一考
正然後可以漸次刪潤非旬月可了也俟書成即
納去是年有荅蕭子莊求作浦城重修文宣王殿

記書。跋了翁書。沈侍郎鄒公奏議序。跋温公與劉
侍郎帖。跋鄒公送子詩。祭陳子通文。
五年乙卯。先生八十三歲。居鄉。二月。作浦城縣學重
修文宣王殿記。
記成。復有書與蕭子莊。其略曰。某昔在諫垣。嘗論
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鬨然羣起而非之。
賴君相之明。卒從所議。今雖定論。而學者眞知其
非者寡矣。自屛居投閑。因摭三經義。有害義理處
是用正之。以示後學。文字多未暇錄去。

三月望日。先生與諸友。相地於鏞州之南山。四月
二十三日與忠定公李綱。論性善之旨。
譚論不倦無異平日。
二十四日。先生卒于正寢。
是日先生晨興。盥漱粥罷。諸子侍側。諭以修身齊
家作人體要。語畢。至中庭書室就寢。隨視之。先生
已逝矣。先生深造有年。道學純一。名望益尊四方
學者從遊月無虛日云
冬十月。二十一日。葬先生于鏞州水南之原上名烏石排

是年贈左大中大夫又贈太師大中大夫。諡文靖。

紹興十二年追封吳國公咸淳三年立龜山書院。

御筆賜龜山書院額仍詔郡縣撥田養士。優恤其

後而春秋祭焉。

大明成化元年。勑建本府道南祠祀先生以羅豫

章李延平配享弘治八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廟

裔孫穆華赴京謝

大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允學臣沈涵疏

賜御書祠額曰程氏正宗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